蜀山劍俠傳/30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三〇二回　排難解紛 熱霧海中飛寶鼎　除惡務盡 明霞天半起金城

下一回▶

前文說到笑和尚在小南極烏魚島上救了商建初、朱鸞和歸吾、白明玉等夫妻四人，仗着佛門至寶香雲寶蓋，防禦四十七島羣邪爲首妖人烏靈珠等所煉諸天星辰祕魔七絕烏梭引發的太空煞火，眼看形勢越發險惡。先是金鐘島主葉繽同了小寒山二女謝瓔、謝琳，用佛火心燈開路，在七寶金幢祥霞擁護之下，由千萬丈黑海星濤之中飛來。緊跟着，南海雙童甄艮、甄兌同了淩雲鳳，相繼用神禹令開路，趕來會合，一到便將宙光盤交與笑和尚，暗中說了來意。甄氏弟兄和前生父母轉劫重逢，自是喜慰，但因煞火厲害，危機密佈，勢正緊急，不暇多言，並還要搜戮海底潛伏的精怪，匆匆說了幾句，便隨雲鳳同往海底遁去。

另一面，烏靈珠等爲首諸妖邪和同黨雲雷真人黎望，又起了內訌。因恨極仇敵，將殘餘的一枚七絕烏梭發將出去。不料葉繽早有準備，將佛火燈花的寶光隱去，烏梭打空，喫那排山倒海的煞火和土木神雷一齊衝激，未等升空，先行爆炸，雲雷仙網立被衝破一洞。海水受了反應，眼看化爲無量水雷，引出滔天大禍。葉繽見勢危急，一面行法，將雲網破口補上；一面飛出一圈紫色祥光，晃眼化爲千百畝方圓一座光筒，將下邊煞火罩住，令笑和尚用宙光盤上子午神光線破那煞火。正施爲間，忽由高空飛來一條藍影。笑和尚由玉環中看出來敵煉就三尸元神，知是魔教中能手。破完邪法，妖人殘魂方要逃走，恰值小寒山二女由海底趕回將其消滅。同時發現先救碧梧仙子崔蕪所生二子黎望、崔晉被

妖人用陰魔攝走，寒山二女想起義母撫育之恩，一時情急，朝葉縯打了一個招呼，便往海底飛去。

笑和尚因自己曾受林寒之託，來救黎、崔二人，先因煞火尚未消滅，不能分身。及見煞火全消，妖煙盡掃，想起所救二人被妖人擒去，甄氏弟兄和淩雲鳳也是一去不歸，心中懸念，便把宙光盤收去，祇留香雲寶蓋交與歸吾，令代主持，隨即隱形，往海底飛去。剛一到達，耳聽高空中有人喝罵，隨見一道白氣橫海飛來，比電還快。葉縯也未答活，揚手一股電氣霞光，將那白氣敵住，兩下裹抵緊，宛如一道經天長虹，橫亘天半，在海面上相持起來。看出來敵法力甚高，偏又不帶邪氣。笑和尚方在奇怪，忽聽連珠霹靂起自海底，中雜傳音求救之聲，忙即趕去。到後一看，小寒山二女與羣邪鬥法正急。匆匆見面，略談幾句，便即隱形，深入法壇，見黎、崔二人爲陰魔所制，正受凌虐，疼得滿地打滾。不禁大怒，忙用無形劍氣冷不防罩向陰魔之上，再發乾天火靈珠、太乙神雷，將陰魔和海底祕窟震成粉碎，守壇妖黨也被無形劍氣所傷。笑和尚帶了黎、崔二人，匆匆趕上。

就這往返之間，小寒山二女也將羣邪除去了好幾個，祇剩烏靈珠、伍神師二首惡，運用玄功變化，穿波逃去。三人忙同趕出，仰望空中，見葉縯與新來強敵各指一股彩虹、一條白氣，互相抵禦，橫亘海上，相持不下。謝琳看出來敵不比尋常，心中有氣，正待上前助戰，忽見一股青濛濛的光氣由海中心電射而出，朝兩道長虹之中衝去，定睛一看，正是淩雲鳳。笑和尚見雲鳳滿臉怒容，手掐法訣，似要施爲。因見來敵不是庸流，暗忖：「葉縯乃散仙前輩，得道多年，近又煉成絕尊者滅魔寶籙，多厲害的敵人也非對手，來人不會不知她的厲害，竟敢拼鬥，已是奇怪。葉縯那麼高法力，又有幾件至寶，偏都不用，祇將冰魄神光化爲一股彩虹與之相持，其中必有原因。淩雲鳳無甚經歷，如冒失出手，所持神禹令又是前古奇珍，威力甚大。黑衣老婦看不出是何來歷，所發白虹毫無邪氣，萬一是位前輩地仙，無心開罪，惹出事來，豈不討厭？」念頭一轉，忙用本門傳聲急呼：「淩師妹，不奉一音大師之命，不可冒失出手。」

雲鳳原是奉命搜戮潛伏海底的那些水中精怪修成的妖黨，剛剛得手，聽甄氏弟兄說上空來了強敵，似是昔年水母一派。雲鳳先並不知水母來歷，後來偶然遇到齊靈雲、周輕雲、嚴人英、林寒、莊易等五人，無意中談起水母許多怪痹。並說水母得道數千年，雖然早坐死關，封閉在北海水底地窟之內，但她還有幾個門人和宮中男女侍者，個個法力高強，所煉癸水雷珠、玄陰真氣和其他癸水精英煉成的法寶，件件厲害，又最恃強好勝，異日無心相遇，最好不去惹她。好在對方除卻稍微驕狂自大而外，絕少惡行，教規也頗嚴厲，

即便後輩門人衆多，品類不齊，間有少數爲惡之徒，也應問明來歷姓名，尋他師長，不可妄自出手。雲鳳彼時因未婚丈夫俞允中苦纏不捨，心中爲難。允中又有一事求助，自身奉有師命，不能同往，前番誤殺雷起龍之事尚還未了，便命沙佘、米佘二小陪了允中先去。想起丈夫情深義重，祇爲向道心堅，允中根骨又差，連像峨眉男女同門中的輕雲與人英、靈雲與孫南那樣男女同修，作個名色夫妻，常在一起，都辦不到，未免心中煩悶，故未上心去聽靈雲等人的話，祇知水母門下法力甚高，俱有專長，別的均未留意。這時聽說來敵乃水母一派，想起葉繽以前重託，說將來四十七島妖人還在其次，內有數人法力雖不高，但和一前輩水仙頗有淵源。自己也非敵那水仙不過，祇是不願傷她，但不給她一點厲害又不肯退。算來祇有神禹令是她剋星，最好到時用神禹令將其驚走，免生許多事故。雲鳳因感葉繽相待之德，一直記在心裏。聞言匆匆趕出水面，一指禹令神光，剛朝上空衝去，耳聽笑和尚傳聲急呼，不令造次。想起此是同門先進，法力既高，見聞又廣，傳聲阻止，必有原因，不禁猶豫起來。

那股白氣本由黑衣老婦右手發出，與葉繽凌空相持，時進時退，彼此旗鼓相當，無一人露出敗意。及至雲鳳飛出海面，禹令神光電射而出，黑衣老婦面容驟變，怒喝得一聲：「賤婢也敢欺人！」忙把左手一揚，先是一股同樣白氣，將神禹令敵住。同時把口一張，噴出一蓬細如米粒的銀灰色光雨，爲數何止千萬，暴雨也似，朝雲鳳當頭罩下。雲鳳因神禹令威力太大，上場照例不肯發揮全力，本是身劍合一，朝前急飛，見那細如星沙的雲光剛一近身，便覺奇寒侵肌，幾難忍受，心方一驚，打了一個冷戰。說時遲，那時快，就這危機瞬息，一轉眼之間，猛瞥見一道金光破空橫海而來。剛看出來人遁光眼熟，光中已現出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白衣少女，正是神尼芬陀惟一傳衣鉢的弟子楊瑾。雲鳳身已冷不可當，如非近來功力日高，身劍早已合一，仙劍護身，雖被雲光罩定，不曾侵入，當前一片又被神禹令衝蕩開去，幾遭不測。驚喜交集之下，正在奮力抵禦，祇見由楊瑾左手五指上發出五縷紅線，朝自己面前射來。這時雲鳳身外已被銀灰色的光雨緊緊裹住，密層層快要融爲一體。這五縷紅線看去細極，色作深紅，又勁又直，無甚奇處。誰知此是太陽真火凝鍊而成，威力十分猛惡，和那雲光剛一接觸，黑衣老婦便似知道不妙，把手一招，想要回收，已是無及，那大量銀沙挨着紅線，紛紛消滅，化爲大蓬熱霧，瀰漫海上。

黑衣老婦急怒交加，厲聲大喝：「你雖仗着人多，今日教你知道我厲害！」話未說完，一股灰白色的光氣由口中噴出，到了外面，和那殘餘的銀色光沙會合，不等紅線追來，先自紛紛爆炸，化爲大量熱霧，四下飛騰，晃眼展布開來，千百里的海面齊在籠罩之下，彷彿剛開鍋的蒸籠，奇熱無比。雲鳳奇寒剛退，酷熱又生，雖在劍光防護之下，依然熱

不可當。幸而當空白虹彩氣忽然收盡，敵我雙方均無蹤影，祇楊瑾一人在法華金輪之上，金光電旋，停空不動。正待用神禹令衝開熱霧，趕往會合，忽聽笑和尚二次傳聲急呼：「師妹速用法寶防身，不可妄動！」聲才人耳，海面上熱霧更加強烈，熱力比起烈火還要猛烈得多。遙望前面上下四外，已被這類似火非火，似氣非氣的熱霧佈滿，甚麼也看不見。祇有楊瑾法華金輪等師傳佛門至寶金光祥霞，電旋星飛，在白色濃霧影裏隱隱閃動，人影早看不見。那白霧不特奇熱無比，更具極大壓力，如非神禹令擋住正面，決難忍受。

雲鳳正想發揮全力，另取法寶一試，忽聽楊瑾笑喝：「閔道友，何苦爲了兩個門下敗類，鬧得身敗名裂？一音大師近煉絕尊者滅魔寶籙，已早成功。同來小寒山二女又是忍大師門下高足，曾修上乘佛法，煉就有無相神光，更有佛門至寶七寶金幢。你便多大神通，也難佔得上風。何況一音大師先前因爲四十七島羣邪罪大惡極，意欲全數除害，又防煞火猛惡，波及無辜，曾在死圈外施展滅魔大法，以防漏網。道友得道千餘年，當知順逆利害。乘着此時勝負未分，各自回山，免累多年盛名，豈不是好？如覺這太陰凝寒之氣陰極陽生，已經化生火霧，熱力勝於烈火，易發難收，已經騎虎難下，非拼不可，那也無妨。我囊中帶有九疑鼎和一粒混沌元胎，足能將它收去，祇請少安毋躁，免生枝節。」說罷，金輪寶光中突現出一張大口，由口中噴射出中雜億萬金花的五色祥焰，神龍吸水一般投向霧陣之中。那上與天接的方圓千百里無量熱霧，忽隨同那兩股祥焰，往大口中飛投進去，晃眼便去了一小半。

雲鳳方覺身外一輕，耳聽謝琳在旁低語道：「這老婆子有多可恨！我葉姑再三讓她，還自逞強。你那神禹令是她剋星，可趁着楊仙子話未說完之際，冷不防給她一點厲害。你看如何？」峨眉這班同門對謝氏姊妹個個投緣，私交甚厚，誰也不願違背二女心意。雲鳳更因自己根骨稟賦均非三英二雲之比，全仗向道堅誠，欲以定力勝天，一面下苦用功，一面對於各位師長同門格外恭敬。對於謝氏姊妹，更視若天人，早想結納，未得其便。聞言暗忖：「葉、楊二仙的法力神通，微妙不可思議，即便將敵人得罪，有她們在此，當無妨害。」忙即點頭示意。謝琳見她點頭，又附耳笑道：「淩姊姊祇管放心，真個闖出禍來，都有我呢。」謝瓔插口笑道：「琳妹行事實在膽大。此人乃水母嫡傳弟子，因犯師規，禁閉宮中三百七十二年。難得她竟以至誠苦修，由禁法中悟出妙用，參透玄機，自身脫困，並還長了無邊道力。她和另一男同門絳雲真人陸巽分居乃師所留兩處水宮仙府之內，雖未奉有遺命承繼大統，已隱然成了一派宗主。祇因性情乖癖，恩怨太明；近年開讀水母仙示，又發現昔年遺音，得知將來與那男同門分掌教宗。一時好勝，以爲神通廣大，法令素嚴，門人不敢違背，多收無妨。於是海外旁門中人聞風來歸，她又喜怒

無常，感情用事，祇要來人心志堅誠，便即收留。四十七島羣邪，倒有七八個在她門下，方纔死於煞火，形神皆滅。因其天性好勝，門下弟子向不容人欺侮。他犯了重條，由來人向其告發，絕不姑息。如與爲敵，再有傷亡，門人身旁均帶有水宮信符，一經受傷，向其報警，立即趕來。如是當場被殺，那信符也能自生妙用，向其報警。不問門人善惡是非，必先趕來，爲門人報仇，然後回宮處治，決不輕饒。葉姑不願各走極端，意欲退讓，自己不出手，還不許我姊妹上前，她偏不知進退。我姊妹不便出手，淩姊姊用神禹令給她看點顏色也好。」

雲鳳知道謝瓔謹慎持重，不似謝琳膽大喜事，這等說法，料無妨害，便將神禹令寶光朝前射去。自從九疑鼎大口一現，雖祇有與二女問答幾句話的工夫，滿空熱氣白霧已被吞沒了十之七八。對方意似不服，始而口中連噴銀色光氣，滿臉忿激之容，也不發話，一味啞鬥。後來熱霧快要收完，正把黑臉上兩道白眉往上一豎，口中喝得一聲：「楊道友！」雲鳳因爲先前連受了酷冷奇熱，元氣損耗，幾乎重傷，心中懷忿，加上二女慫恿，哪還再計利害，反恐一擊不中，遭人輕視，特意把神禹令寶光先行隱去，揚手先是一口玄都劍、三枝火雷針朝前猛射出去。這時雙方已將停戰，黑衣道姑雖覺前見青光是她剋星，自恃玄功變化，始終未把雲鳳放在眼裏。一見劍光如虹，夾着一溜紅光電掣飛來，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華。」張口噴出一股銀色光氣，欲將那一劍一針裹去。不料遇見對頭剋星，白氣剛噴出口，把劍光裹住，猛瞥見先前那股青濛濛光氣突然出現，自己苦煉千年的癸水元精竟被突然一撞，逼退回來。當時元氣虧耗，受了內傷。先前滿空熱氣，已將收盡。楊瑾手指九疑鼎所化大口，正在婉言勸說。葉繽也同現身。

黑衣道姑知道強不過去，待要乘機下臺，因見淩雲鳳飛劍來攻，一時疏忽，意欲先給敵人喫點小苦，挽回顏面。不料一念輕敵，喫了大虧，不由怒火上撞，厲聲大喝：「你們欺人太甚，休怪我狠！」說罷，把手一揚，剛由五指尖上射出五串光閃閃的水星。忽聽楊瑾大喝道：「閔道友莫要造次！此是前古至寶神禹令，還有離合神圭與宙光盤，正是助令師脫劫之寶，如今均在峨眉派手內，此女也是峨眉門下。遇此千載難逢之良機，道友爲何將它錯過？當真爲了一朝之忿，便自身不計，連師恩也全忘了麼？」話未說完，葉繽將手一揚，一片霞光已飛向前，將神禹令寶光擋住。黑衣道姑也將所發水星收回，滿面愧容，無話可答。楊瑾知其素來好勝，將手一招，收回九疑鼎，招呼葉繽、雲鳳，一齊飛上前去，見面笑道：「閔道友，自來不打不成相識，何況事出無知。你那幾個門人本是四十七島中的妖邪，極惡窮兇，無所不爲，道友爲他們負氣，未免不值。趁此勝負未分，由我作個魯仲連，將來再令雲鳳帶了前古三寶，前往水宮仙府，負荊請罪如何？」

黑衣道姑慨然答道：「道友盛意，令人心感。我因這幾個孽徒爲惡甚多，久欲處治。也因家師坐關，快要期滿，不久復體重生，但在道成飛昇以前，還有一場大劫，厲害非常，多高法力也難抵禦，爲此日夜加功，苦煉了兩件法寶，昨日纔煉成。忽接家師坐關以來第一次心聲傳語，說是此寶雖經貧道三甲子的苦功煉成，仍非天劫之敵，祇有方纔楊道友所說前古三寶，可以免難。但這三寶祇是昔年耳聞，誰也不曾見過，何處去尋訪它們的下落？並且這類前古奇珍威力神妙，即便被人得去，寶主人也非庸手，愚師徒隱居東北兩海，千百年來，閉關清修，極少與他人交往，又是借來抵禦天劫，一個不巧，人寶全毀，除非真有交情，對方決不肯借。再說，三寶也不會在一個人的手內。想起師恩深厚，眼看大劫將臨，無力效忠，終日愁慮。正拼到時以身殉師，忽接信符警號，行法查看，得知門人均爲葉道友和同來諸人所殺，一時氣忿，冒失趕來。先見神禹令青光與別的法寶不同，還不知是家師所說三寶之一。適聽道友之言，竟連那兩件奇珍也同在峨眉派手內。貧道性情雖然剛愎，爲了家師，粉身碎骨均所不計，傷點顏面，有甚相干。我這人心口如一，真人面前不說假話。道友祇要肯相助，請淩道友到時帶此三寶光降水宮，助家師脫難，感謝不盡。既已化敵爲友，如何還說負荊二字呢？」

葉繽笑道：「閔道友快人快語。其實，我事前還不知道，道友快來以前，纔接小寒山忍大師心聲傳語，得知此中因果。爲防各走極端，道友又不容分說，祇得勉強相持。想起四十七島元惡未除，另外還有幾個餘孽也未伏誅，惟恐夜長夢多，正在爲難，恰值兩生至好楊道友受了忍大師之託，趕來解圍，本可無事。不料雲鳳因見不勝，出手稍快了些，否則便更圓滿了。如今話已說明，成了一家。令師復體在即，昔年強敵太多，水宮仙府不可離人，道友請先回宮，日後再令雲鳳持了三寶，前往效勞如何？」黑衣道姑聞言驚道：「我知諸位道友法力高深，遇事前知，可是家師有甚警兆麼？」葉繽笑答：「詳情我不深知，聽忍大師之言，似無大害。令師弟絳雲真人陸道友雖有強仇上門尋釁，到時也有化解，終可無慮，放心好了。」黑衣道姑聞言，料知水宮有事，忙即告辭。

雲鳳便問葉繽：「現在羣邪十九伏誅，爲首元兇尚未消滅，經此長時耽延，如被逃走，豈不又有後患？」葉繽笑說：「無妨，我已有了準備，業已發動滅魔寶籙，四面封禁，祇有一條逃路，也是我故意留下，迫令由此逃遁。這廝定必遁往魔宮，正好將那隱迹多年的元惡窮兇除去，免留後患。其實這兩個魔頭，男的還好一些，女的積惡如山，百死不赦，最好趁此機會除去，祇不知可否辦到。」謝氏姊妹自從道姑一走，便飛近身來，聞言插口道：「時已不早，葉姑還不把這些餘孽一網打盡麼？」葉繽笑道：「又是琳兒淘氣，已然無事，偏給人家一個沒趣。」謝琳笑道：「自習滅魔寶籙以來，葉姑遇事不

問青紅皁白，老是怪我，那姓閔的道姑來時神態兇橫，有多氣人。要無葉姑在場，恩師又再三禁止，即便因她不是左道妖邪，照此蠻不講理，我也決不放她過去，多少教她丟點人，纔消氣呢。請想，連姊姊都開了口，別人就不用說了。」謝瓔笑道：「琳妹自從學會寶籙，平添了許多殺機。我請淩姊姊施展神禹令，一半使其知難而退，一半也爲此人性情偏激，不到黃河不死心，非使親見此寶威力，纔能心服口服，否則怎會這樣聽話？我乃好意，當是和你一樣，真個與她難看麼？」雲鳳聞言，纔知謝瓔此舉含有深意。方要開口，忽見東南方飛來兩道遁光，內一紅衣少女正是葉繽門人硃紅，同來那人是個身材高大的道童。

這時四十七島上空，已被葉繽暗用冰魄神光一齊籠罩，光華已隱，不是自己人決進不來。葉繽又認出同來道童乃西海離朱宮少陽神君門人火行者，料有急事，見面正要詢問，猛瞥見遠遠海底飛射起二三十道妖光。這時衆人已全聚在一起，南海雙童剛由海底飛出水面，朝前生父母身前撲去。笑和尚看出葉、楊二仙已有成算，便不再出手，正與衆人敘談，一見妖光四方八面紛紛飛起，正待追上。葉繽笑道：「諸位道友無須動手，這班妖邪惡貫滿盈，休想逃走。」說罷，手掐法訣，往外一揚，四外天邊立起了大片金紫二色的霞光，環立若城，下齊海面，上達天心，電也似疾，突往中心合攏，晃眼之間，由千百里方圓縮成百餘丈大小。上面明霞閃處，滿空冰魄神光忽然出現，照向金紫圈之上，宛如一口平頂大鐘，將衆妖人罩在下面。祇見金牆環立，精光萬道，明霞蔽空，幻爲異彩，映照得千尋碧海齊煥霞輝，絢麗絕倫。衆妖人看出厲害，再以全力向前猛衝，一時五光十色，縱橫飛舞，電射星流，頓成奇觀。

原來烏靈珠這日正是生辰，原定在島上開一烏魚大會，海內外同黨妖邪赴會的甚多。先來妖黨飛近小南極，發現滿空煞火，上與天接，俱都害怕，不敢近前。有的一到便知難而退；有的先還觀望，後見煞火消滅，看出不妙，俱都驚走。祇苦那後來幾個，正值煞火全消，羣邪傷亡將盡，葉繽所用禁法十分神妙，來人能入而不能出，這班妖邪不知底細，誤入禁地，飛近四十七島上空，遇見內層禁圈冰魄神光阻路，方始驚覺，後退已是無路。同時發現敵人正與一黑衣道姑鬥法，雙方均具極高法力，看出厲害，正在驚疑。不料死星照命，烏靈珠等爲首諸邪由小寒山二女、南海雙童等手下漏網，仗着玄功變化，遁入海心深處；不知敵人欲擒先縱，防他鋌而走險，攻穿地肺，以死相拼，故意放寬一步，葉繽早在上空佈好羅網相待。羣邪祇剩四人，藏在一處泉眼之內，正在咬牙切齒，痛恨仇敵。一見妖黨飛來，內有數人均是能手，妄想借此援兵，轉敗爲勝，或是助其脫難。同時四人中有一個名叫滕柱的，乃摩訶尊者司空湛的得意門人，邪法既高，又持有兩件異寶，人最刁狡，早看出敵勢強盛，休說報仇，逃命都難。便向烏靈珠獻計：把人

分成四方八面，使敵人不能兼顧，乘機遁走，真要不行，再與一拼。否則逃尚無望，如何能勝？

烏靈珠也被提醒，立時變計，不聽伍神師之言，和新來妖黨略一商議，便自起身。初意是先由兩人出水試探，如其上下四外均有禁制，仍回泉眼潛伏，能夠穿地而出更好，否則便守在泉眼之內，敵人真要相迫，索性攻穿地肺，發動巨災，與之拼命。哪知運數將終，烏靈珠自恃邪法較高，長於玄功變化，飛遁神速，本來令伍神師陪了來賓留守，自帶二同黨出水查看。誰知伍神師既忿烏靈珠專斷，又以新來妖黨中有兩個至交，帶有幾件厲害法寶，認爲祇能與敵一拼，如把來赴會的人一齊隱藏在泉眼之內，覺得難堪。烏靈珠驚弓之鳥，又慎重了一些，因見敵人與一對頭停空相持，同來好些敵黨均作同觀，神情可疑，祇顧查看，沒有就回，伍神師越發不耐，便和衆妖黨一同衝出。剛離原處，葉繽暗中埋伏的滅魔之法立生妙用，將泉眼封閉，斷了歸路。羣邪見事不妙，祇得仍照原計，分頭突圍逃走。果然烏靈珠先前所料敵人埋伏的滅魔神光長城也似，突然出現，將羣邪一齊圈住，冰魄神光再往下一合，於是全成網中之魚。

笑和尚等見羣邪已被困住，衝逃不出，正要追殺。羣邪知道凶多吉少，也都向前拼命，各施邪法異寶，返身殺來。楊瑾看出中有數人均持有極陰毒的法寶，恐衆人一時無知受了誤傷，忙喝：「可隨瓔、琳姊妹一起，不可妄動！」說罷，一指法華金輪，寶光立時大盛，電旋星飛，朝衆妖人衝去。葉繽將冰魄神光往下一壓，謝琳又將碧蜈鉤放起，晃眼之間，羣邪傷亡大半。葉繽原意是將這些妖邪全數除去，滅魔大法已早發動，彈指之間，羣邪便可伏誅。祇因來時受了忍大師指點，另有深意，故意遲不發難。及見烏靈珠肉身爲楊瑾飛刀所斬，連傷了四個身外化身，知其七煞化身已去其四，即便逃走，也無能爲力，便用傳聲告知衆人，速退光圈之外。這時羣邪祇剩烏、伍二妖人和四個赴會的妖黨，滕柱也在其內，各仗玄功變化和邪法異寶防身，正在捨命相持。忽見四外神光一閃，所有敵人一齊到了光層之外，情知不妙。滕柱因和烏靈珠至好，又因一人勢孤，當地又是海心深處，泉脈縱橫，祇要能找到一處，穿入其內，便可借着水遁逃走，爲此追隨不捨。一見那數十百畝方圓的光圈突往中心收攏，伍神師和另外三同黨相隔較近，驟不及防，撞向光圈之上，連人帶元神全被吸住，掙扎不脫。緊跟着上面射出萬道毫光，連聲慘叫中，人便化爲烏有。纔知先前敵人不曾發揮全力，不由心膽皆裂。同時瞥見對面光牆也當頭壓來，快要上身，上面已射出千萬道金紫色的精芒火花。又聽烏靈珠大聲疾呼：「滕道友，你再不施展那師傳至寶，我們全無命了！」滕柱本帶有兩件旁門奇珍，因見敵人厲害，惟恐損毀，不肯輕用。見勢危急，祇得把心一橫，伸手一按胸前，轟的一聲，飛出一蓬傘形碧光，中雜無數銀色火星，傘尖朝前，將二人一齊裹住，火花紛紛

爆炸，發出億萬霹靂之聲，火龍也似朝光圈上猛衝出去。那紫色的光圈立被衝開一洞，二妖人立時逃走。滕柱方喜師門至寶，威力神妙，忽聽一聲怒嘯。回頭一看，烏靈珠身外化身又被敵人消滅了一個。同時一片金霞由身後射將過來，籠護身外碧光火雷忽全消滅。緊跟着又有一股極大吸力由身後猛襲過來，不由魂魄皆冒，連忙運用玄功，一同遁走。萬分情急之下，又將另一件防身法寶放出，借着水遁，亡命飛逃。

這裏衆人本要隨同追殺，剛被楊瑾止住，隨聽葉繽傳聲說道：「我尚有一害未除，必須追趕。除瓔、琳二女隨我追殺而外，餘人可聽楊仙子之命行事。」衆人往旁一看，海面上滅魔神光已全收去，小寒山二女蹤跡不見。楊瑾隨令笑和尚近前，遞了一封柬帖，令帶歸吾和南海雙童去往北海，如言行事。笑和尚見那柬帖是由火行者手上取來轉交，內中還附有一粒寶珠，暗用玉環查看，不禁大喜。楊瑾又朝雲鳳等囑咐了幾句，約定日後各人事完，去往幻波池相見。雲鳳便說來前途遇韓仙子指示玄機，說俞允中事情已完，暫時無須再令沙、米二小尋他。令她將宙光盤交與二小，先往依還嶺助戰，祇等破去敵人法寶，便用所賜靈符飛行，趕往白陽山，將盤交與她，再回幻波池待命。令她在白陽山尋到前古固魄靈藥，急飛小南極相助葉繽，誅邪除害之後，再往尋那對頭女仙化解前怨。想起事太艱險，欲求楊瑾相助。楊瑾笑答：「你那對頭經人指點，已經省悟，不再記仇。不過夫妻情厚，故意逼你爲他出力，好使元神早日凝固罷了。」

雲鳳因爲誤殺雷起龍之事，始而東藏西躲，應付爲難，雖有至寶隨身，無如自犯師規，雖是無心之失，師門法令森嚴，其勢不能將錯就錯，沒奈何，祇得忍氣吞聲，受人閒氣。後來三個男女弟子見師受辱，一同激怒，暗中埋伏，將女仙打傷，事情越發鬧大。好容易經鄧八姑、玉清大師設法化解，雙方纔行和解。事情雖暫時告一段落，但須雲鳳再往白陽山前古妖屍無華氏墓穴隧道之下，尋取二元神膠和另外一種靈藥、一道佛家護神靈符，親身送往海外，幫助對方凝鍊雷起龍的元神，纔可完卷。偏生對方所居遠隔中土十萬里外，地勢隱僻，無論如何走法，沿途均不免與隱伏海外的左道妖邪相遇。師命又祇許帶同門人前往，不許約請同門相助。耳聞前途危機四伏，自知道淺力薄，全仗幾件法寶防身，而威力最大的宙光盤又須交與笑和尚帶往北海助人脫難。上面雖然附有韓仙子的靈符，到時祇須行法一招便能飛回，但仙示上不曾提及，到時是否能夠飛回應用，尚不知道，心中愁煩。滿擬楊瑾乃前生祖姑，今世曾共患難，彼此情感最厚，必能爲力。一聽這等說法，好生失望，不便多說，祇得辭別，先行飛走。

雲鳳走後，楊瑾對笑和尚道：「這宙光盤關係重大，你照柬帖所說把事辦完，可將此寶交與靈雲姊妹。盤底附有韓仙子的靈符，雲鳳又是此寶主人，一招即回。但是雲鳳此去

另有遇合，此寶隨身反而有害，此符化去又大可惜。待我將其妙用止住，以免雲鳳膽小，妄將此寶招回，致被妖人奪去，或又惹事樹敵。」說罷，將盤要過，伸手一指，一片金光由盤底閃過，將靈符妙用停止。再交笑和尚，令照柬帖所注日期行事。白明玉見楊、葉二仙道法高深，萬分欽佩，早有拜師之念。一見葉繽已和小寒山二女先行飛走，楊瑾正朝商建初、朱鸞發話，令回金鐘島待命，祇等葉繽事完回來，便往土木島成婚。硃紅也隨同回去。說完似有行意，忙趕向前跪地哭訴，請求收爲弟子。楊瑾笑道：「白道友，請快起來。我已皈依佛門，不久披剃，你夫妻累生患難，必須同修，如何拜我爲師？你累生修爲，頗非容易，尤其兩在旁門，未染絲毫惡習，今生更是蓮出污泥，夙根不昧，實是難得。你前生二子修爲勤奮，向道心堅，名列七矮，福緣深厚，你將來也必能得到他們的益處。機緣一至，自有成就。彼此道路不同，求我無益。」明玉仍然跪地不起。南海雙童見母親跪下，也隨同一齊跪下，苦求不已，楊瑾笑道：「北海之行，雖然應在幻波池事完以後，爲日尚早，不必着急。現在大家多半有事，各人本應分散。我這人素來面軟，收徒雖然不能，把你引進到別位道友門下，以你心性稟賦，必蒙收留。本來我有離朱宮之行，且隨我同往青門島、小方壺兩處，一試機緣如何？」明玉母子聞言大喜，連忙拜謝起立。楊瑾隨帶明玉和火行者一同起身，先行飛走。衆人也分別上路，笑和尚同了歸吾、南海雙童一行四人，也便起身。

當地與北海均在地極天邊，相隔遙遠。笑和尚爲人謹慎，又因以前受罰面壁，遇事越發小心。知道日期雖然尚早，事關重要，楊仙子既命此時起身，必有原因，反正無事，不如早到北海，在彼相待，候到日期下手，比較穩妥。四人均精隱形地遁之术，因爲途程太遠，小心過度，行時商議，不由空中飛行，改用水遁和穿山地行之术，隱形前往。南海雙童更持有紅花鬼母朱櫻所贈的碧磷衝，任何堅厚的精鐵石土，那七葉風車所發碧光祇一旋轉，所射之處當時消熔。滿擬這等走法，決不會顯露形迹。前半途程倒也無事。這日行經東北兩海交界之處的鐵刀峽，當地原是海中心突出來的六座大礁石，其高千百丈，石黑如漆，遠望好似六把大刀，犬牙相錯地釘在海上，形勢奇險。風濤更是猛惡，終年駭浪滔天。那六座礁石，最低的離水也有五六千尺，全是刀尖朝下，釘向水中。離水六七丈以下，山脈縱橫，高低不同，不下數十百處。本來風濤險惡，再被這些千百座伏礁層層激盪，海水到此，環繞這六座大礁石，產生激漩，海水羣飛，倒捲而上，浪花如雪，低的兩座礁石常被漫過。當地雖是兩海交界之處，因地處僻遠，景物荒寒，除卻海中蜃霧幻景時有湧現而外，祇此六座廣約數十畝，其高千百丈，通體連苔蘚都不生的平頂斜面黑色礁石，方圓四五千里以內，更無別的島嶼。休說仙凡足迹之所不至，連海鳥都不在上棲息。四人雖是累生修爲，足迹遍海內外，當地尚是初次經過。

笑和尚見景象荒涼，風濤險惡，浪花撞在那些礁石上面玉濺雪飛，高起數十百丈，成爲奇觀，以爲甄氏父子生長海中，必知地理。等到一問，竟連黑刀峽的地名都是出於傳聞，當地是不是黑刀峽都不知道。一時好奇，試用慧目隔水查看。原來海下面竟是千石萬壑，峰巒靈秀，琪花瑤草，滿地都是。那六座黑色荒礁，便是山頂。最奇的是海面風濤那等險惡，離水五六丈以下卻是碧波停勻，清明若鏡。彷彿上面祇有六七丈深的海水，下面千百丈深的大片山林均被一片奇大無比的琉璃籠罩。心中驚奇，正指給甄氏父子向前遙望，猛瞥見七八隻一羣似龍非龍，頸長十餘丈，鹿頭龜背，扁尾長拖，腹具四足一爪，通體碧鱗閃閃生光的怪獸，由一片高達數十丈，粗約十數圍，碧幹挺生，繁花大葉，紛披若蓋的奇樹林中緩步而出。這些怪獸，小的從頭到尾，也有十六八丈長短。四足前高後低，那條長頸幾占身長五分之三，嘴卻不大，前胸生出一爪，形如蒲扇，似可伸縮。到了大樹之下，將頭一昂，便將樹上花果咬落下來。先不吞喫，把頭一低，放在胸前大爪之上。祇見長頸不住屈伸起落，一會兒把前爪抓滿，然後前行，邊走邊喫。喫時把頭一低，含着一枚果實，昂頭向天細細咀嚼，好一會兒纔嚥下去。喫上三數枚，爪向胸前一貼，便已不見。原來所貼之處，乃是一處凹槽，平日用作存糧之所。那麼高大的怪獸，神態卻甚純善，行動更是從容。笑和尚再用玉環查看，果然那些山林全是陸地，偏看不出行法之迹。越看越怪，覺着這些地方休說眼見，連聽都不曾聽過。互一商議，覺得似此海中靈域，美景清奇，必有水仙在內隱修，故此不見妖邪之氣。難得發現，正好乘機往遊。即便主人不喜外客入境，或有左道妖人在此隱迹，憑一行四人的法力，決可無妨。何況身形已隱，又精穿山隱形之术，說走就走，也不怕人攔阻。

四人均覺奇景難逢，反正時日甚寬，樂得就便一開眼界。經笑和尚一提議，全都讚好，略一商議，便同往前馳去。到了前面，同往下落，果然離海面六七丈以下，裏面全是空的。上面海水仍是狂濤洶湧，駭浪如山。下面好似被甚東西將海水托住，不令下沉，祇是看不出一點影迹。這一臨近，越覺峰巒幽奇，景物靈秀，從來未見。急於穿波而下，也未仔細觀察，便往下降。四人除歸吾稍差外，均有極高功力，休說海水，便是大片鋼鐵，也能穿行自如。哪知事出預料，剛降六七丈，快達中空之處，眼看穿過，先是腳底浮着一片奇大無比的潛力，軟綿綿涌將上來，差一點沒被連人盪退，拋出水面，卻未見有法寶禁制之迹。笑和尚首先發現，覺着對方有意阻擋，不令入境，稍微疏忽，便喫大虧，不禁有氣。正待行法強衝，正面猛地水雲晃盪，急轉如飛，連閃兩閃，腳底一虛，忙按遁光，定睛一看，人已落在水層之下。便把遁光緩緩降落，到地再看，越發驚奇。原來水層之下，不特洞壑幽清，景物靈秀，有山有水，美景無邊，並還有各種從未見到過的珍禽奇獸，往來遊行。那些參天花樹，無一株不是拔地挺生，粗逾十圍，上開各色繁花，廕庇十畝；遠望好似一座座的花山，花光點點，時聞異香。地上淺草如茵，不見

泥土。間有無草之處，現出一點地皮，望去好似銀沙鋪成，其細如粉，偏又點塵不揚，清潔已極。

正行之間，前面峯迴路轉，忽現一片平野。對面高山矗立，氣勢雄偉，山頂已透出水面，似是海面上所見六座礁石之一。海波在上，宛若一片其大無垠的晶幕，將山巔隔斷，水色又極清明。仰望上空，水雲飄拂，洪波浩蕩，飛雪千里，駭浪山崩。加上濤聲轟轟，匯爲繁喧，隔水傳來，令人耳目震眩，眼睛一花，彷彿那萬里洪波就要自頂崩塌，整片下壓神氣。細看底層，卻是一片平晶，紋絲不動。笑和尚斷定這片海水必有法寶托着，否則這方圓千里的洪波，當空之外還有四方，海又極深，壓力之大，何可數計，多高法力禁制也難持久。連用玉環仔細觀察，終無影迹可尋，越知主人不是尋常。一面暗用傳聲，令衆留意；一面觀察形勢，見那高山前面是片平原，沙明如雪，寸草不生。平地上拔起二十四座小峰，都是玲瓏秀拔，雲骨撐空，異態殊形，彼此不相連屬。石色宛如金銀翠玉，也不相同。內中更有幾座似是珊瑚水晶之質，光怪陸離，互相輝映，十分好看。南海雙童口讚奇景，當先前進。笑和尚同了歸吾，隨在後面。剛到迎面兩峰中心，笑和尚的心靈上忽生警兆，再看前面南海雙童，已無蹤影。

原來那二十四峰，乍看參差位列，似是天然生就，實則四面均有門戶。四人先見兩峰對立，相繼前行，並未留意。及至笑和尚入門以後，發現雙童失蹤，心靈上又生警兆，情知不妙，忙止歸吾，不令前進。運用玄功，趁着敵人尚未警覺，表面裝作觀景，暗將元神由原路遁出門外，飛向上空，繞着羣峰外圍，再細觀察，這纔看出那二十四峰竟是一座極奇怪的陣勢。不特雙童失蹤，連自己的隱身法也被人破去，不由大驚，忙將元神飛回。正待分辨門戶，尋到南海雙童，再相機行事，忽聽甄艮用本門傳聲說道：「我們誤入陣地，今已被主人發現。祇不知笑師兄和爹爹人在何方，望速傳聲告知，以便往尋。」笑和尚忙用傳聲回答：「此陣係十二元辰、二十四氣排列而成。我如非近年遵奉師傳，面壁苦修，就不被困，脫身也必費事。主人這等行徑雖屬不合，但他在海底清修，我們明知有人，不曾向他打招呼，也有不是之處。爲了息事寧人，祇要主人不公然出面爲敵，我們便作無知誤入，照我所說門戶途向趕來會合，一同出陣，再作計較。如若通行艱難，可用碧磷衝開路，穿地來會，以免我和令尊深入重地。萬一無法脫身，一旦用法寶破陣而出，立樹強敵。我們本是一時乘興，無意來此，莫要被人誤會。再者，這些山峰秀俊靈巧，質如金玉珊瑚，不知主人費了多少精力，纔有今日，就此毀損，也大可惜。」南海雙童同用傳聲應諾。

笑和尚早把門戶向背和陣中微妙之處看出大半，說完還不放心，又仔細觀察了一陣，方

用傳聲指點雙童出路。並令其隨時通話，說明途中經過景象有何異兆。甄氏弟兄答以依言行事。隔不一會兒，猛地一片青白二色光霧飛過，跟着眼前一花，那二十四座奇峰忽然多出了好幾倍。笑和尚早看出此陣雖非本門兩儀微塵陣之比，但也頗具神妙。此舉原在意中，試將元神三次飛起，竟不能衝出峰羣之外。表面奇峰羅列，僅比先前多了幾倍，祇起過一片光霧，天色依舊清明，並無異兆。一經行動，便覺四外青濛濛，白茫茫，成了一片霧海，到處俱是阻力，天低得快要壓到頭上。情知敵人陣法發動，生出變化，本身已經被困，元神再不復體，更加艱難。仗着機智靈敏，擅長玄功變化，見勢不佳，忙即遁回。就這樣，仍費了好些心力，並仗隱形劍氣防護，纔將元神遁回。剛一復體，料知南海雙童必已遇阻，暗忖：「主人既不願人入境擾他清修，便不應這等炫露。我們無心經過，一時好奇，入海遊玩，與他並無妨害，即便多疑，也應明言。人不出面，祇在暗中鬧鬼，未免欺人太甚。反正難以脫身，莫如給他嚐點味道。」心念一動，正待取出法寶，強行衝陣而出，還未及向南海雙童傳聲告知，忽聽甄艮傳聲說道：「我二人已經入地，並無阻隔。此陣好似被人引發，並無主持。笑師兄現在何處，請速回答，自會尋來。」笑和尚隨用傳聲互相聯繫，不消幾句話的工夫，面前地底碧光亂閃，螢雨橫飛中，南海雙童循聲趕到，穿地而出。

四人會合以後，笑和尚料知事情無此容易，隱身法又被對方破去，陣中已難隱形，所有言動均在敵人耳目之中，忙令衆人速由地底衝出陣去。果然四人一起剛一入地，便聽陣中天風海濤之聲大作，地皮也在震動。仗着飛遁神速，晃眼飛出陣地。耳聽身後風濤越加強烈，回頭一看，一股青白二色的光氣正由地底來路狂涌追來。甄氏弟兄意欲返身迎鬥，笑和尚不知敵人深淺來歷與邪正之分，恐蹈申屠宏、阮徵前生覆轍，不令動手，一味前馳。遁出七八十里，回顧身後，光氣忽然回收，不再追趕。再用玉環查看，上面乃是一條廣大山谷，景更靈奇。依了歸吾，本想就由地底衝出，越過海中羣山，徑飛北海。笑和尚因見敵人始終不曾現形，所設陣法埋伏又不帶一絲邪氣，威力妙用，卻非尋常，自己歷劫幾生，修煉多年，竟未聽人說過。又覺着當地埋伏，乃是無心引發，主人似無爲敵之意。暗忖：「此人必是前輩散仙，決非妖邪一流。這等高人，難得遇上，理應結納。無故驚擾人家，也應打個招呼，免得日後生出仇怨。」便將三人止住，一同出土，也不再行法隱身，以示無他。故意笑道：「我們四人原是無心經過，發現海中靈景，意欲觀賞，後纔發現此間隱有前輩仙人，正值誤入伏地，幾乎被困。此時不見追逐形迹，可知主人量大，恕我們無知，不曾見怪。我們無心驚擾，應向主人負荊，就便拜謁仙顏，你們看如何？」歸吾會意，笑答：「本來我們失禮。」

話未說完，忽聽遠遠龍吟之聲。那條山谷原極寬大，左面危崖削立，上齊海空，壁間繁

花盛開，碧苔繡合。前面一片平地，疏落落列着一片花林，樹比來時所見要矮得多。虯枝交錯，婉蜒如龍，上頭開滿一色純白，其大如碗，似蓮非蓮的奇花。另有一列花樹較高，形似楊柳，有花無葉，花似劍蘭，絲絲下垂，無風自動，時送異香，聞之心神爲暢。前面是片湖蕩，廣約百畝，碧波平勻，晶明若鏡。崖腳有一大洞，幽深莫測。四人奇怪如此深海之下，還有這樣湖蕩，湖中水光與上空海雲相映，遠望過去，宛如銀霞。湖旁花樹參差，奇石羅列。一石高僅數尺，廣約數畝，突出湖中，石上種着數十百竿從未見過的方竹。林中設有玉几玉墩，几上橫琴，前供爐香。水石清華，景更空靈，料是主人撫琴遊賞之地。也未朝崖洞中細看，忙趕過去。近前一看，那湖竟是深不可測，少說也有千數百丈纔能到底。方纔龍吟之聲，似由湖那面發出，等人尋到，聲已停歇。側顧竹林之中，香煙嫋嫋，爐香尚未熄滅，分明主人剛去不久，急切間查看不出洞府所在。心想：「主人具有這等神通，我們到此，斷無不知之理。方纔龍吟，又似引客來會。看此情勢，決無惡意。」

四人互相對看了一眼，便由笑和尚上前，先向竹林爲禮，說道：「後輩等偶往北海有事，路過仙居，欲來觀光，誤觸禁忌，自知失禮，來此負荊，意欲拜謁仙客，請示仙機，望乞主人賜教爲幸。」說罷，忽聽身後風雨之聲甚急。衆人回頭一看，乃是一條墨龍，長約數十丈，頭如小山，上生三角，鬚長丈許，宛如鋼刺，龍睛外凸，其大如籮，金光閃閃，遠射十餘丈，正由左側那列高樹梢上蜿蜒飛舞而來。到了四人面前不遠，略一停頓，朝四人看了看，一聲長嘯，忽然掉頭，往湖心深處穿波而下，那麼長大猛惡的蛟龍投向水中，竟連水花也未濺起一點。去時身形似在逐漸縮小，入水之後晃眼縮成丈許長短。祇見一條烏光電閃的龍影，由大而小，往湖心深處飛射下去，一閃無蹤。